

卷十一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叙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之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是筆書也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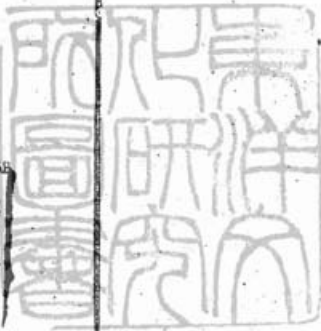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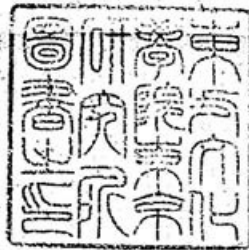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尚書註疏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

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女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

二國名僉七

廉反

周書

卷十一

泰誓上

第一

惟十

有一

年

武王

伐

殷

傳

周

自

虞

芮

質

厥

成

諸

侯

並

附

以

為

受

命

之

年

至

九

年

而

文

王

卒

武

王

三

年

服

畢

觀

女

孟

津

以

卜

諸

侯

伐

紂

之

心

諸

侯

僉

同

乃

退

以

示

弱

○

芮

如

銳

反

虞

芮

質

厥

成

諸

侯

並

附

一

月

戊

午

師

渡

孟

津

傳

十

三

年

正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三篇傳渡津乃作說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

舉兵伐殷以卜諸侯既紂之心雖諸侯同乃退以

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

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

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

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

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

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

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

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

十一月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

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

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以文王十四歲也禮

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地名也

孟津

作泰誓

言

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

惟文王

服喪既畢

武王

同乃退

以

其年

一月

戊

午

日

師

渡

孟

泰誓

傳

說

義

曰

惟

文

王

服

喪

既

畢

武

王

同

乃

退

以

其

泰誓

傳

說

義

曰

惟

文

王

服

喪

既

畢

武

王

同

乃

退

以

其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
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
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序同也武成所
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也武成所以
解一月者易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
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
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一後不可追
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各之顧氏
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故史以一月各之顧氏
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同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民然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豈得廢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無二日
稱下已改正朔則足功業矣武王何得云大事未
集事而退追王大王稱王已改正朔矣武王何得云
既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矣武王何得云
何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是追
文王所改公羊傳曰王者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是追
秋之不自是當時之王非吹也王晉世有取正也春
者知其不可注公羊傳曰王者已改正朔也春秋王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非也春秋制文王晉世有
君王其終無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未必可信亦非實也○盟津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津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
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劫言十三篇皆春中篇既
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

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
武帝時有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漢初取象二十八宿謂為
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序曰
泰誓矣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
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少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
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極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
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式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
我武惟揚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五見書傳多矣所以明之亦
而不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
期而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叢說高祖云武伐紂不
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

泰誓上

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
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偽
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
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
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
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
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事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
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事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
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傳

大會以誓眾



大會以誓眾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正義曰

泰誓者其大會以誓眾也三肅云武王以大道
誓眾肅解彼偽文故說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
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戰地時史意也顧
作名泰誓見大會也按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
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
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

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節惟十至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

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狗師

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狗師故言大巡六師

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

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群后以師畢

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髡微

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

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

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

七大小無不皆明聽誓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

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尊

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

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傳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傳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

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

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

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

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

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

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建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

言此以數之也。言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人

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但反。言丁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酒冒色敢行暴虐。傳沈酒嗜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報反注下同。嗜市

志反切韻常利。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謂人之暴。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

秦世正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

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

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

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或當因兄用弟。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曰榭爾雅云有木

波皮反障之亮。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

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闕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

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秦世正

之堂堊也然則樹是臺上之屋歌前無室今之聽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也謂之陂水不流謂之也侈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飾過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報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股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焚炙忠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

良劊別孕婦

傳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劊別視

之言暴虐孕劊口胡反劊地歷反**傳**忠良至暴虐

俱燒也劊剔謂割也說文云劊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劊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

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劊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全反七疏傳改至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也

無故不事神禍是紂之大也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

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之亦是不祀別言

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犧稌黍稷既于凶盜傳凶人

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盛音桑日吝黍稷曰桑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傳紂言言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

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傳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偽為于惟具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傳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亮反相意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傳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

其志有反方疏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天意使臨政之為之師保

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

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龍女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

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改今我姓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

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

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

秦誓上



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

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反下注同疏鈞至

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傳人執異

心不和諧。萬曰億。億十。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

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亂。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又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中勇反底之履

反。疏。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

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是以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傳撥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傳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疏之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上舍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

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

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

北也莊三年左傳列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

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

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羣后以師畢會傳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字狗似俊反也狗是疾行之意故以狗為循也下篇大巡六

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我聞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

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又苦蓋反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黎

老昵比罪人傳鮐背之者稱黎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女乙反此毗志反力兮反昵

名逋布吳反鮐鮐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話云鮐

皮膚消脊背若鮐魚也係炎曰耆面東黎色似浮垢

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耆故鮐背之者稱黎

老傳以播爲布布者編也言偏棄之不禮敬也昵近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淫酗肆虐臣下

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付

反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故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

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

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

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反脅虛業

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前反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

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

臣下至罪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

愛民。亦。碎必。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

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傳浮過。傳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

諫，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

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斲脛之剝喪元良賊虐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

紂反殺之。喪息浪反。傳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

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

良俱善而變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

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謂已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也。

音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

必誅之。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

也。必誅天，其以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

疏

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

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

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

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

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

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受有

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傳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

德不同疏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

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蕪

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誠

其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予有

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闕天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治直更反疏傳我治

也。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

德同而孔子論之欲其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

十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顛雖有

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疏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疏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也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言天因民以

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音如宗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傳姓百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考以上云民之所惡

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

身此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

入紂郊疆伐之良反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傳今朕至有

日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

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

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善用張設矣湯惟

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

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

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

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

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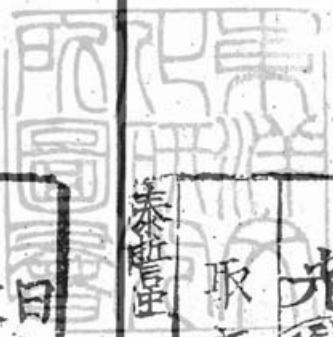
春秋之例無鐘鼓也傳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

之志伐之則克矣將于匠反勗哉至非敵。正

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

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



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
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
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入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
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傳言
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力甚
天既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
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為
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秦誓下第二

克永世傳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力政令

反重直用反長丁文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

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以通以六師為言於特諸侯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特諸侯

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

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
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
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
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
夫長已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必編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似嗟邪

反彛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彛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

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

巧以恣耳目之欲褻息列反疏郊社至婦人。正

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海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管反惡鳥路疏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

勸勉不怠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夫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

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

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紂殄徒典反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

殄殄子廉反

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牛既毅

反 **疏**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

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傳** 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

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 言文王德

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子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 **傳**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子無良 **傳**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疏**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

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

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

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 **傳**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

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

古皆尺透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

傳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

稱賁音奔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

作母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

十里字

旣

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受

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

史敘其事作牧誓。圖兵車至全數。正義曰

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

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

謂之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

說云有兩輪故稱爲兩猶有兩隻亦稱爲兩

詩云葛藟五兩御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

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

同此解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人又云兵

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

領軍出非惟七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

出軍司馬法六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

邦國則出長較一乘甲士三爲甸計有五

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

卒偏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



牧誓

葛杜註云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

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

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
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
賁為勇士捕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
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
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
賁即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

爽明早旦甲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
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
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
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
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
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官八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

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誓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

與紂戰陳直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

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
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
于孩之野禮記大傳云牧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
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
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
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王左杖黃**
陳故甲子朝而誓眾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傳鉞以黃金飾
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逃

言生疏卷十一
二十

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本。又作應。亮反。越音越。

白菴菴牛尾。譬許。師。六。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

危。反。逃。他。歷。反。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

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菴。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王。

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

主士指誓戰者。疏。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

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

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

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

而說是不通。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

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

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亞。次至門者。

文。旅衆釋。詰。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

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

遠也

白菴

危反

以殺

把菴

徒司

主士

卿今

馬主

指誓

不可

而說

於亞

次卿

其位

文旅

越音

太公

鉞斧

誅右

御事

正義

庶之

營軍

其時

亞次

四命

謂諸

亞旅

卿下

皆卿

言亞

漢人傳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叟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營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漢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髻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唐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

爾干其哲

稱與也戈戟干楯也

志。比徐扶志此

反又音允。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也。考工記云戈柝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云戈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擧之故言稱楯則並以音敵故言比。牙長立之於地故言立。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也。

類引反徐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

外事雖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索西

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

盡也。牝雞雖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壯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雉。孤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德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今商王受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惟婦言是用
傳 姐已惑紂。紂信用之。音紀紂妻也。已

疏 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所與言者。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

答傳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之。

鬼神。又復扶。傳 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以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祇惡之大者。故發誓及此。三言之也。

王父母弟不迪
傳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 王父不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弟。同母弟。凡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 王父不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弟。同母弟。凡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巨傳言紂棄其賢臣

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

士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必

也反使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

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

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

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

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天子兩將士勉屬之伐謂

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勛勛許六反疏

子至為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天子此勛哉在

先令勉勳乃呼其人各謀下句勉之此既言然下

勛哉夫子尚桓桓傳桓桓武貌義桓桓武貌。正

威也詩序云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十商郊傳貔執夷

虎羆也四獸皆猛健欲使二眾法之奮擊於牧野

彼皮及爾雅云疏貔執夷。正我曰釋獸云貔白

羆如熊黃白文疏孤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

名穀郭璞曰一弗逐克奔以役西工傳西眾能奔來

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二之義傳逐五

作禦禁也役馬傳商眾能奔來傳逐五

為也為于偽反傳迎也迎擊不殺降人則所以

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

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設民欲奔走來降者

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

土與孔傳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

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傳獸徐始售反本識其政事傳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傳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

修疏武三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代殷也往則陳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往誅至牧地。正義而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畜畜獸形相類

用使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

家故言歸也。記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

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疏武成傳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
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
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小
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
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
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蓋三自陳告神之
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
布政之事無作神蓋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
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有偃禱河云無作
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作爾有神裁之崩蹟
禱祖云無作三祖蓋大命不取請佩玉不敢愛
彼二著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
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未訖且豕君
百工初受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官
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
道之福不與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
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
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

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
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
磨滅不可復知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
此篇首尾且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耻云有所
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
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
始伐崇耳○紂尚武成其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
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
年故本之於文王而成
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

貌近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

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其四

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豐哉徐音載

王所也乃偃武修文傳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

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

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

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

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太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

奔走於廟執事桓駿荀倭八反豆本又作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傳潘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近始唯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

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是壬辰也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救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

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

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

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

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五日庚戌武
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
燕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
魯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
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謂月之辛卯朔
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
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
魄傳云始生魄二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
一曰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月十六日為始死魄無
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始死魄二日為始死魄無
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始死魄二日為始死魄二日為始死魄無
朔也○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至孟津○
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
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十許里特
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特



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我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
大也○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至互言○
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
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互言耳○
月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旬載至文致○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車甲鬻而藏之府庫○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假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
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率夏謂之
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曰朝陽山西暮
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山東曰朝山南曰朝山西曰暮
陰縣潼關是也○正義曰華山東也○正義曰華山東也○
我釋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
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

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
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禮四月至執事。正
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
功設祭明其福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
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
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
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在諸侯服
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國在諸侯服
大奔走於朝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
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
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
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百工受命于周

傳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

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器 暨其

既

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耳此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
居二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兩

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在此月十九日
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也
明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
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焉有
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統一統也
顧氏以既生魄謂夷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
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似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
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

王建邦啟

傳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元王

疏

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
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
我先王不窋章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
為文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郟故言建
邦啟**公劉克篤前列****傳**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

人之業 **傳** 卒子不窋立卒子勤陶立卒子公劉立是

公劉為后稷會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

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

業也 **傳**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 大王

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

勤立王家 **傳** 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况 **傳** 大王至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 **傳** 我文考文王克成

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

傳 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傳 懷其德 **傳**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 **傳** 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 **傳** 惟九年大統未集 **傳** 言諸侯

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傳**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傳** 言諸至未就。正

公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

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

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及冢竹書

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予小

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傳** 子其承厥志 **傳** 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復反○**疏**傳致商至川河○

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昭二十九年

左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信十五年左傳

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

土而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各互言之耳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行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

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德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所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師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

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崩饋禱祖亦自稱曾孫

背是言已承藉**今商王受無道傳**無道德暴殄天物

上祖奠享之意**害虐丞民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

無道承反○**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

物之言除人外皆謂天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言大姦魁若回反窟口忽反**疏**逋亡至大姦

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

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

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

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

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
 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
 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
 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
 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

遏亂略傳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絕亂路照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恭天成命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

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

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

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我周王傳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鳥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為之除害為于為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對之應**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傳神庶幾助我

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相息**既戊午師逾孟津癸**

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

直刃反註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傳旅

旅

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疏既戊午至我師○正

妙反又四消反杵昌呂反疏義曰自此以下皆史

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周有敵于

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

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

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

凡紀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

伯將焉之王曰將攻梓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

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南至王曰以甲子

日以是報天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傳

疏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

易繫辭云斷木爲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

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

于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傳皆武

墓傳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

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

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

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

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

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

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

文云閭族居里門也帝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

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

武成

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視

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

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

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

副是以知之是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

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傳散西傳紂所至貧民

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

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

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闕夫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

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

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
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
景王鑄大錢是周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傳施舍

已責救乏調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

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

側界反調音周本亦作周疏傳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

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

年歸粟於蔡以調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令

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

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

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

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

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

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

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者猶表其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

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

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

三品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

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

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

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

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

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安為說耳鄭玄之徒以

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

注

具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傳居位理

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

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

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亮。養羊傳信明義傳使

天下厚行言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

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

人欲垂拱而天下治治直吏反。疏垂拱而天下治

治直吏反。疏垂拱而天下治

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備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書註疏卷第十一